



玉山先生遺稿

四

426  
541  
4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七

肥後

秋儀子羽著



男

遜

述輯

韻選序

近體之詩，劇主格調，而其要則在於擇韻。己故韻諧  
焉，庸作或可觀，苟韻不諧乎，雖高手不能成句，尚何  
格調之論哉！大抵唐人律絕，韻有通例，不必博采，字  
有常法，不必強押。每韻不過數字，每字不過數法，迺





詩人家常茶飯且夕之用取斯足矣是則千里之足折旋蟻封不失其馳者也邪唯韻書繁雜蒙士易眩今鸞鵲閣之有韻選也為是亦唯平仄通用略辨一二音義異全不必歷舉以其非近體之要也若夫選古歌行則別有一法奇險艱澁縱橫變化其何常有今亦不贅古人不言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韻選亦爾

碧梧亭詩卷序

蓋池先生之木鐸是邦也經明行修善誘後進而其

令子匡卿自幼嫻辭五采日彰夫人望觀而未嘗不曰美乎家有丹穴奇毛矣頃者先生別構小亭顏曰碧梧取諸亭前所植迺使匡卿日讀書其中而不許敢一窺其園焉於是匡卿愈益孜孜精思研究風氣日上且將一鳴驚人蜚覽乎千仞之上矣其從游之徒亦皆翩翩可觀也則過庭之訓上堂之誨皆不佞儀所不能及而先生則謙孫自持以鴈行相稱云一日先生招余及從游之士張飲咏言而落之是日微雨新霽山翠射牖余與先生顧而娛甚惟牙惟鍾山



水互奏、非陳非雷、膠漆相投、一觴一咏、終日成軸、風雅之美、靡以尚焉、畢且旋、先生乞余題其首、余叩其鏘然、中宮商者曰、是豈非將雛之鳳、之雄鳴上風、雌應下風、而百鳥郡集、相和乎、其後者耶、因又指其亭前、梧桐一株曰、是瑞鳥所棲、止它日有良工過之、亦必爰伐、琴瑟飾之以黃金、繫之以朱繩、而薦之廟堂之上、供之君子、之玩、則復有師曠者操之、亦必被之以夫、雖雖喈喈之音焉、耶、豈不亦治世、奇瑞也哉、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是蓋我大藩政治、所感和煦、所薰能生、英才衆盛如此、可謂真鳳鳴矣、而其教育則實池先生一樂之力為多也、潁川一小郡、黃霸一循吏、豈足道哉、序成、宴散、時既秉燭、不卜其夜禮也、

石華印譜序

是序也、蓋松山公子命之、公子以文與寡君交、時過藩邸、言論風生、相得懽甚、輒至竟夕、臣儂也、常與侍、讌焉、公子不挾貴、不挾學、布衣知名之士、皆為禮待、及么、麼如儂也、亦屢被華袞之言、孰不謂翩翩當世佳公子哉、公子又好古篆、乃以其所善石華禪師印、



譖者、微言於像、像受而繙之、光彩盈紙、爛奪人目、天花亂墜、紛若雨粟、是豈區區肉眼所能窺、亦安得敢置喙其間哉、且也像未見其人、又未聞其道、夫未見其人而言也、瞽未聞其道而言也、聾聾之與瞽、則君子弗取也、公子亦何以瞽聾之言為辭、公子曰、雖然第叙之、女女有辭、像也、唯唯退而思之、像業已辱知公子、公子命之、固辭不可、三<sub>不</sub>近不恭、蓋像未見其人、也、而公子熟之、像未聞其道也、而公子達之、即公子也、命像矣、像雖未見其人乎、猶見也、雖未聞其道乎、猶聞也、可<sub>下</sub>為公子序其首簡乎、夫鳥迹科斗之文、邈矣、其於今存者、亦唯商之斝、周之鼓、秦之璽、若碑、漢之鼎、若鏡、劍、若父戈之銘、其雖若僅僅晨星乎、博古之士、亦必觀而采焉、摹而則焉、庶幾能得與古為徒也、夫唯師則異諸師之業、絕學無為、不立文字、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乃至二代亞室所陳、孔壁所出、汲冢所藏、羸氏之寶玉、邳金、氏之彝器、及諸名山落石之所勒也者、師皆在、在視之矣、則師之於斯技也、不亦難矣乎、然予聞之、師之所傳、蓋有心印焉、蓋白馬所

難矣乎、然予聞之、師之所傳、蓋有心印焉、蓋白馬所



馱貝多，羅所載亦皆莫非印是心，乃至蒼頡籀斯所為，亦復莫非畫是心，則師之既合，吻於古矣。即師之於斯技也，可謂闇解已。師乎師乎，亦何逐區區蒼頡籀斯之迹之為。

新刻韓詩外傳序

先王之教，始於誦數，誦數始於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夫子雅言也。而罕言寓焉，亦唯溫厚和平，諷詠絃歌，循循然善誘人，使人思而自得之。知來起予職，此之由。故古之學者，必先於詩焉。然後經藝可陳，苟不先於詩乎。經藝不可得而陳也。亦復終面墻而已。故鹽梅五味之和也，四詩六經之和也。諸家之傳得失互有，燕人韓嬰亦著內外傳，惜矣。內傳不傳，唯外傳存，其書博采古人之言行，引詩釋之，其文贍其辭縟，使讀者欣然忘疲，厭而飲之，愈嚼愈覺其味之深長。於是乎自經史而外，及諸子百家之言，渾然皆融乎詩，而無凝滯焉。其為養之府也，昭昭矣。設令夫子而在乎，亦當曰嬰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諸家訓



詰局於一經、豈如韓之旁通貫、綜哉、元儻山東張綽  
士行、云外傳傑出、可謂知言矣、己卯春、余從我公而  
東、三月上浪華磯、夜宿逆旅之舍、有人携是本來、曰  
是越鳥、世章所校、今將上木、敢乞子一言、余年垂耳、  
順目有玄花、又不能五行俱下、加之跋涉之勞、未除  
燈下草草、讀數葉而已、且未識其人、將何以措辭、明  
發倉皇上途、四月抵江都、不復以序為意、後數月、世  
章寄余詩及文、申以拙叙之役、余受讀之、既見其書  
若文、亦猶見其人乎、羨不可固、辭遂題其端曰、草間  
之蛇、翹首尺、其脩短、立見、余於校本、未卒業、既已知  
其必有裨於學者也、云、

記

富嶽記

天下名山三十有六、而表東海者、唯富嶽獨也、削成  
奇峻矣、冬夏有雪、多疾風、非暑月、莫敢登陟者、其形  
蜀焉、其冢八、辨無復向背、方面唯三、峰燁然芙蓉、倒  
蒂青天、故又有芙蓉之稱、迺瞻其顙、顙矣、其肩則翼  
如也、而自腰以下、盤屈於駿甲、相數百里之間、其趾



前後檐如也。是為喬整。蓋取諸衣之有喬焉。即自數  
百里之外而望之。宛不遠。顏咫尺。豈不衆嶽之尊。而  
群神所朝也哉。余生海西。岳髻既有登陟之志。及弱  
冠。屢從我公而東。率無虛歲。道途所歷。日觀秀色。未  
嘗不神往其間也。唯不能奮飛。常怏怏耳。今茲乙亥  
之夏。又來。年踰五旬。髮既種種矣。因望嶽而嘆曰。已  
矣哉。我終不得作采真之游耶。蓋我公聞而憫之。因  
得賜休假。以遂其志焉。越七月十有八日。發龍邱。循  
品海。度阿部利。踰足柯嶺。行二百餘里。二十有一日。  
日晡。抵須走。即喬整。距山足不甚遠。有白沙清泉。美  
卉。漸覺非人境。飯客舍。以初昏。蒺西行二三百武。得  
木華氏廟。即下宮。又行十餘里。得回馬阪。即東壁下。  
鎌倉氏狩于此。士馬踴躍。三周大鹿。至今父老指語  
而壯之。從此以往。雖造父駕綠耳哉。蓋亦無所施其  
技焉。夜寒甚。於是衣重繭。足着管。僑行。四顧無際。恒  
星去地丈餘。余則左控箕尾。右捫斗舌。禹步以躋。因  
令鄉道。前行之。齋以衣糧。以非適莽蒼者。比也。道者  
脊穹。然伏行。自後望之。如負版之蟲。兩髀為脇。肩高



手項行且謂余曰毋仰視唯足是衛仰視令人不跲  
及若履不視地厥足用傷於是一步而僂再步而偃  
屢步屢息猶時躓于前趾行十餘里為中宮即小角  
祠路兩歧右為上踞左為下踞下踞唯砂礫上踞巖  
險殊甚是時月出與人平衡地多楓松左右夾道道  
裁容人人不為相辟登降異路職是之由又行六七  
里歷小室抵振沙坂迺此為本山謂真形也山凡十  
成成率置石室一若二唯暑天有人設雪漿待暍者  
火流下山去否則枯腊矣疾風至遊者趨避室中稍  
緩則為漂搖猶木葉幹穀不知其所如云自一成至  
二成曰八勞多三成曰滑黎四成曰姥胎五成曰鎌  
巖皆目其險也亦猶大小頭痛寒熱之稱乎五成將  
盡白蛇無數躡躑於路衆大駭徐視之聚株駒也六  
成以上不毛而峭曰小縣度是時衆星皆沒東顧蒼  
茫間有物若大炬火炎炎有光動搖不定問之石室  
人則曰是啓明也此星上文餘東海始見朱碧相混  
青黃逆掃紅光一帶激灑余謂靈曜將躍踞石注視  
久之既而諸彩皆滅扶桑無景衆疑焉頃之山趾深



墨中忽見赤色石室人指曰是日出也其初升層層如車蓋稍變為人冠繞而立之狀使人不覺起敬胡然帝也須臾屢變為鏡容為重輪為鎔銀旋轉不已欲合欲離暈凝胭脂色俄而光芒亂射金線百道一輪吐千輪後輪屬前輪輪輪相及飛來我前為珠璣為玻璃雜而下者不知其數欲手掬之紛紛墜地豈所謂日華者邪未知泰山日觀之奇與此果何如也既而朝徹矣下界蒼涼雲如綿絮千里一色點綴墳起遠近之峯皆若累塊積蘇焉七成絕險曰大縣度

蓋乘危躡峻窮于此矣余病不能興石室人與杯水余一嚙神骨俱爽即復起行衣神間風冷然善也然後莫我天闕者超鵬背而上不知青天負我耶我負青天耶抑亦山靈之援我以手也耶孰謂天之衢之不可階乎焉知杯水非瓊液哉余神王甚前臨吉見萬松如薺左右躬焉則甲城碁峙鵝湖河口湖澹澹也湖上雲氣皆成龍形使人翩然思騎翹首唯視一峰凹若反宇八九成易易耳蓋是時我骨已換矣忽到絕頂中虛為谷谷神不死玄牝之門有氣炊累困



僂中賴實天地元精之所函焉是為神池即上宮宇  
中六指不見際涯下去大麓四十餘里外周可六里  
內則減三之二其深百餘仞俯瞰股栗我唯隕越于  
下是懼即惴惴引去屏氣不息唯恐鼓動天闔於是  
乎攀中臺跨駒崑梯劍峰度雷嶺謁大宮朝北極而  
下到谷底矣其穢或以方位或以形狀或以靈威皆  
有取焉蓋周覽循環自內而外自上而下自東南而  
西北一出入一登一降無境而不窮焉其間懸崖  
絕壁奇石怪巖如車蓋如青獅如駢齒如雉堞如霞  
標者不可殫狀有蛇骨色如白玉在南壁懸絕處不  
知何物鍊師尸解于此或云仙鹿所化皆未可知又  
有銅佛十餘軀盤坐諸巖石間此子體重倍余何得  
能來客此永年不為風雨刮去邪豈非具足神通力  
哉是日驟雨行于南足參浦多湖皆不可辨俯聽不  
聞雷霆吾聞之天目雷聲如小兒啼甚可愛即知天  
目亦培塿耳谷底層冰積雪不辨深厚蓋開闢以來  
未嘗消釋嚼之齒牙間有玉氣有水曰御與之泉出  
乎石函中漱之清冷使人欲羽化有紫泥黃冠之徒



用打芙蓉真形圖佩之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之能  
近云是時躬融於大初萬靈紛紛來會此際蓋多造  
化之秘到者方知余不欲盡泄也既而反石室雪水  
磨墨題名石頭石室人乞書余欣然為署曰群王之  
圃石室之有署也蓋是為始余聞之昔帝聞赫夜姬  
端麗欲內之不可曰妾廣寒宮女也以微罪謫降今  
雲車且至妾去有日敢辭帝不知所為使甲士執弓  
矢衛其家是夜月朗忽失姬所在姬獻不死之藥於  
帝為別帝既不得姬不欲復長生命侍臣燒棄其藥  
于此烟氣上徹天寶永中其餘烟復然兩沙數百里  
三日三夜而止一小峰附贅南腹侈於形哉先是延  
曆中雲霧晦冥十日新山成于東脚蓋神造也都博  
士之記曰貞觀中旅祭有白衣天女雙舞于巔吏或  
咸觀之今不審其處余聞而欲識之因執笛吹之虛  
空寥廓未有應者迺釋笛作歌歌曰陟芙蓉兮挹瓊  
漿望美人兮于帝鄉風飄飄兮吹霓裳目眇眇兮悵  
以傷曲一闋時日薄虞淵秋色蒼然雲中之君彷彿  
欲降是耶非耶欲從之未由也已遂踰嶺而下抵第



八成路左右岐右走須走左走吉田余則舍故就新直趨于吉田余幼時聞之人曰下嶽者以尻為輪推轉而下勢如建錐今知其非也今之就下路者兩手敦杖左右更擗跳躍而下一路砂礫沒足滅跗杖之與屨逆相為君臣屨與砂礫相及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杖屨蝕屨屨齧足屨重繭前者未至後者尋及因以為累騎因以為波流從上望下則人如鶴鶴如雅雅如爵顧下之望上也亦若是則已矣蓋窮日之力而僅能到振沙阪沙礫盡此山無向背故所在同名徃徃而爾余聞之人曰山中諸寶肉眼不能視變為沙礫神怯其落人間故游者於此易屨拂去衣上沙塵而反云日已暮矣余獨後旅如迷襄城之野行里餘追及前行者得中宮有奉香火者二人曰自此至吉田二十餘里不聞雞犬聲衆愕然勢不可已遂行爰有碩艸大木蒼蔚不見星月縛炬以燭塗林中一徑仄仄蟠根交錯受足如階不知幾百級猿臂相引倒懸而下愈下愈險心覆如沐水漑漑鳴于下側炬屢滅冥行七八里葦險飮阻歷小室過田



馬陵出喬整而始開朗矣蓋不交睫兩夜下上山八  
十餘里僅抵吉田始得平地則鷄鳴矣主祝雁九家  
主人雖齊乎澆余以酒余引滿一再舍爵則黎明矣  
二十三日午後謁木華氏廟即吉田下宮比須走殊  
爲壯麗是日探胎窟又明日辭雁九家南並山行草  
莽中二十餘里豺狼所嗥絕無人跡亦喬整也昏黑  
到秘圖窟雷雨大作秉炬而入濶可容數百人大石  
錯落有水沒髀冷不可言石柱屹立宛若琢成石乳  
垂垂下滴旁行二三百武窟洞漸狹僂而入面掩水

故不可究余聞之父老曰徐福避秦入海求蓬萊蓋  
留此地不去我焉知此非其藏未焚之書處哉唯年  
代久遠世莫有能津逮者悵然久之遂歸投宿亭長  
赤池氏天正中里世有五日而天祿令人日味二日  
神祖之卒次于此郡內夜襲之赤池氏之祖射而却  
之  
神祖賞厥功賜以此地永永免其租有朱篆藏于家  
余得親觀焉謹按維嶽降神靈  
神祖以誕英雄之資寬仁之度光輔



王室撥亂反正，黎庶艾安，昌平垂百五十年，方今便  
吾儕小人，千里裹糧，不見畏塗，得優遊山澤間者，蓋  
亦莫非神祖之德之所致焉。豈不魏魏乎盛大矣哉！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明日辭赤池氏，取道甲  
府，跋陟四百餘里，旬有五，而反邸舍。八月初二日  
也。斯行所歷奇勝，非一然。余既拊髀芙蓉之巔，服日  
華餐太古雪，則天下之奇盡矣。雖有它勝，豈足道哉。  
但二窟者，大嶽精氣之所出入，故記中得隸焉。

觴記

觴朱其質，塗銀其唇，如月之恒，之狀。國之始，封解公  
錫諸臣，益田正景也。初，寬永十四年丁丑冬，邪蕪妖  
賊作亂，萃天州，競執左道，眩惑蠢民，薄海之西，洵洵  
也。事聞東都，乃簡書方伯，出師討之。我公時述職在  
東都，邸實以十二月六日奉命，發輒馬，晝夜兼程，不  
日抵揣摩原，威令之行，孰能禦之。明年戊寅春二月，  
拔原城，臣正景先登，臣陳佐獲厥渠魁，是以我師功  
冠乎與國矣。越三月朔，奏凱而旋，飲至策勳，進秩有



差禮也、後更卜日、宴功臣於花園之宮、廣恩惠也、其於初筵也、公先親飲、一巨觴、欣然屬正景而謂曰、是役也、女先衆鳴、寡人之雄也、寡人為勇爵、舍女其誰哉、不知女亦能雄、飲諸、正景謹對曰、臣死且不辭、况餘、瀝手、卒一觴、及旅、觴以次行、終而復始、正景又嚼一觴、公曰、雄哉、遂錫之、載在諸府、旌戰功也、正景退、巾笥藏之、永傳于家、號曰大進之寶、志戰賞也、詩云、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又云、赫如渥赭、公言錫爵、盃田氏有焉、五世至嗣大夫景奮、奉職匪解、名位日彰、聞

矣、今茲寶曆八年戊寅冬、今公有命、欲觀其彝器、於是十一月九日、景奮齋戒盛服、稱觴上萬年壽、公則起拜觴而曰、是我祖宗口澤之氣存焉、寡人敢不徼福、祖宗念其寵功臣、貽厥孫謀、以立邦家之基、迺受一觴、其色洒然也、公亦以觴、景奮曰、女為雄尾、女能繼而先志、輔翼寡人、不隊家聲、寡人無忘而奮、勲女亦勿忝爾所生、景奮越帝再拜、誓首受而對曰、主臣臣之先柝矣、臣願負荷焉、臣雖怯懦也、苟有緩急、賴君之靈、幸能一鳴、豈敢憚犧、亦唯翰音登天、是懼、乃



飲如其祖之數、公大悅、終宴威儀秩秩也、徵角之音洋洋也、油油以退、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是之謂也、夫之觴濫乎寬、永戊寅、漸乎寶曆、戊寅、蓋亦有數焉、則福祚之來也、滾滾餘波所及、豈可測乎哉、然余聞之、酒極則亂、益田大夫素不勝勺飲、是日也、志以師氣、溫克如初、可謂善不亂矣、大夫還家、令僕記其事、且申之以戒曰、凡我子孫、若雲若石、傳之、觴者捧如執玉、飲弗敢揮、醉勿過度、言勿由非、是器是禡、永永莫之敢違、尚保我家哉、衆皆辟席對曰、謹聽命、

琵琶潭記

琵琶潭、一名綺美潭、在葦北山中、問之土人、則曰、有師綺美者、聞其勝、來彈琵琶於絕巘之上、響振林木、白雲為過、潭中之魚、咸噉喁出聽、彈者興發、不覺投琵琶起舞、誤陷於潭、以死、故名焉、嘗有人夜過之、時風恬月朗、萬籟俱寂、忽聞水上有聲、如私語、如裂帛、如風雨雜至、四絃之妙、與機低昂、種種不可名狀、聞者竦然、莫不流涕也、余素聞而誕之、甲戌冬、我公略地遵海、到八代城、遂來觀斯潭、潭之四面、青壁斗絕、



沈于無底其水幽幽色若染藍其上秀石綺錯美卉  
被之蒼鬱間葦葦茨棲神焉有孤松直前特異可觀  
蕭森使人興敬冥冥之中豈有愛護之者邪從上俯  
瞰潭內圓其灣濶其腹而口甚狹小水從此而吐為  
淺渚為淪漪為潺湲之流蘋藻鳧雁點綴其中遠近  
之山環拱蒼翠欲滴實郡中第一勝槩也余審視其  
狀則悟曰琵琶言容也綺美言景也其嘈嘈夜鳴者  
則風而水而石而虛牝相叩也何足怪哉樵夫牧兒  
之說不可信如此今茲之夏我公從東都還取道信

中過觀所謂寢覺牀者浦島郎蓋徐于於斯云水石  
之奇甲于天下我公既醉勝蹟矣亡幾上途恒以不  
能剪取其半幅而置諸行中為恨歸藩之後尚猶夢  
寐於彼境矣今也得斯潭欣然而謂曰不知何物壺  
公縮地於此以慰我心目耶抑造物者之為茲寵於  
我也我而有之復奚它求之為唯游豫之度過為流  
連故雖樂屬仁智乎不得敢久之因召字彈而圖之  
命大夫米著而詩之且使臣僚也為文以記之詩記  
既成我公大悅而曰佳哉是吾之徵招角招也我庶



得以此於轉附朝儻之游也夫

服翁墨竹記

南郭服翁生于某年月日以寶曆九年己卯秋七月二十有一日卒享年七十有六業承其後者仲英儼然在衰經之中朝夕哭奠未敢廢苟少間則又搜其篋中陳其生平書畫服器而泣之子屬徃弔焉先是予收翁醉畫芭蕉偶為人取去今不復存予今觀翁之遺畫泫泫涕下口不能言欲炙之色蓋亦形乎外矣仲英因以翁十三四歲時所為墨竹一紙贈之其

未有周雪寫三字蓋幼字也其千尺干霄者蓋既崩乎此距今六十餘年墨淋漓若新予謝曰我雖非不欲之然焉能忍以我私奪人之羨牆為哉敢辭仲英悽然前席把我臂而謂曰子既善我先人又善我則置諸子所亦猶置諸外府乎我以此永示世夕之不渝焉子毋辭像則起而拜惠曰既已割愛見貽敢不唯命是聽遂命工裝潢藏之齋中時又展挂壁上焚香而望之乃有冷然來灑我者我未嘗不改容想見其清高也



聚石寫經碑記

間翁家海上飯後日行沙際拾小石扁如棊子大者歸置案上盥嗽焚香寫石以法華又課村兒拾石翁時取梨栗啖之拾石多得梨栗益多故群兒競趨之貢石不絕蓋期年寫經竣功矣乃盛以大甕瘞諸爽塏之地磨負石乞余記其事余問其所欲書翁曰吾願以此功德上自祖宗而下至妻孥及群兒同生天堂受諸快樂則足矣余曰叟亦聞淳于髡對齊威王乎蓋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蓋少之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怪而問之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奢故笑之我聞之學佛之徒曰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可成佛若斯其難哉余今見子所為涓涓墨濡安坐塗石是不過一搖五指運枯管之勞耳亦何難之有乃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而不為淳于髡之笑者幾希矣亦何功德之有翁曰雖然第記之余又謂叟曰



我聞瞿曇氏昔在靈山彈廣長舌譚妙理諸弟子記其言載在貝多羅葉者自如是我聞至作禮而去其文凡六萬九千三百八十有奇名曰法華經今叟所瘞一大甕碌碌塗汚石子耳合之則是離之則非則瞿曇氏之經壞已久矣亦何功德之有翁嘿然無對余曰庸詎傷夫妙理無說苟欲以說盡之手瞿曇氏之舌敝矣故不說之說衆妙存焉故曰數車無車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妙云妙云法華云乎哉今子超大乘而上之是爲善轉法華者邪孰謂我心非石不可轉哉其功德雖巧曆蓋亦無能筭也是可以記乎翁莞爾而笑合掌膜拜曰善哉余見其十指開蓮華衆石點頭放大光明山河草木盡變成黃金色放是乎記



其言載在史多羅業者每如是我朝事作禮而太其  
 天九六萬九千三百八十有奇名曰法華經今更所  
 卷一太靈陳陳堂所石于耳合之則是觀之則非則  
 則靈之靈境已久矣亦何功德之有矣然無對  
 欲取山石草木盡變為黃金也然長生不死  
 壽熱既日尋浩余見其北辭關道華來不照眼亦大  
 難心香蓋亦無雜菓少是百以時亦餘夢爾而笑合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七 卷之七 非不不不其心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八

大矣冷王一法餘之肥後不食然秋儀子羽著

不傾以劍生足之書長茶並之大香也夫述  
 男 孫 輯

記事

記源賴政說高倉王及信連獨戰事

源賴政夜見高倉王兼間屏左右而說王曰平清盛  
 恣幽上皇敢行廢立其孫為帝已為帝祖於是挾幼  
 主令天下天下惴惴唯命是聽襁褓天子呱呱耳清



盛名曰相其實帝也惡既貫盈矣是以天下人人莫  
不扼腕切齒欲一俾及清盛腹中者也世豈無勝廣  
乎願有待耳今王者一院之第二子也若使以次及  
邪王當踐位何其低首忽忽不樂之為臣竊為王弗  
取也今王下令舉義兵誅平氏上則以免二皇之憂  
下則以除生民之害是孝道之大者也夫天下之有  
積怨深怒於平氏也譬之措火薪焉火鬱於突之日  
久矣今王一起扇之則天下翕然煙至颺起燼平氏  
可翹足而待也臣雖老矣猶能據鞍臣子雖愚可供  
驅役王誠聽臣臣請馳檄召諸源諸源之多士羽有  
某某攝有某某和有某某江有某某甲有某某信有  
某某豆有某某奧有某某是諸源之最俊傑者皆能  
騎悍馬彎勁弓帶利刃被堅甲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莫不一人當百也而亦皆有積怨深怒於平氏矣今  
王以此衆戰孰能禦之是以千鈞之弩破潰癰也兵  
未交而勝敗之機既決矣庶王熟計之王猶豫未決  
初前司維長者為少納言善相人時人號曰相少納  
言宰相王曰王龍鳳之質貴不可言後必王天下願



自愛王信之故遂聽賴政之言迺使新宮義盛詐更名行家而傳檄馳徇東國熊野別當湛增者平氏之臣也聞其謀告之平宗盛宗盛大驚告之其父清盛於福原別館清盛大怒即遣判官光長等率甲三百以詔流王於土佐之畑而賴政子兼綱與焉清盛以未聞賴政之說王也光長兵未發賴政夜遣使遺書王曰事已泄王速出宮往保三井寺衆徒義烈宜可以急抵者在敵尚可况王乎王毋遲疑老臣繼至王讀書倉皇不知所出信連曰王蒙衣爲婦人出其馭

敢誰可從之宵逃宗信暨宦從焉傘及於寢門囊及於大達王踰梁路人目逆而送之曰美則婦矣抑丈夫也王懼趨愈疾信連止衛視王笛諸寢曰嘻笛者王之所愛也王常曰百年後以是爲殉而今遺之敵人見之必謂我無人即取馳及於半途跪上笛王之喜而後可知也曰微卿幾爲它人有命信連從行曰勇夫死名行止奚擇唯臣在王宮人莫不知且職爲兵衛曠宮非職也逃難非勇也人必謂臣非夫臣請殲敵來未晚也信連反之衣青袍衷甲佩衛府刀大



關宮門坐待光長等夜襲高倉之宮門馬光長騎入  
門呼曰王反有狀光長等奉詔來王速出見信連為  
不聞者曰王遁出不在宮有事告我光長曰臣奉詔  
來王果奚之衆入索王得王者有賞信連曰何詔之  
有匹夫不下宮門大不敬光長驅士卒而進信連按  
刀叱之曰身是長兵衛尉信連也近為糜身首亡餘  
衆色撓廳卒金武奮而獨前衆從之信連抽刀而起  
大呼力戰連殺十數人信連刀折尚能赤手相搏勢  
若風火衆皆披靡信連度彼衆我單竟不得脫欲自  
裁身不持寸鐵自掖門出將趨王所有一人尾至縱  
以眉尖刀信連跳踏之貫股遂就捕衆鼓噪致諸平  
宗盛之所宗盛坐信連於庭立罵曰匹夫若何抗王  
命若何教而王反若何匿而王處若何多殺官人欲  
史其鞠問速其處斬勿有赦信連曰臣何抗王命禦  
抗王命者耳近有人言盜夜闖宮臣以謂鼠竊狗盜  
意於干振夜半兵至臣曰人言果信聞亡賴少年動  
假朝旨為賊於鄙者徃徃有之臣謂是亦亡賴奴輩  
假朝旨耳故曰何詔之有豈抗王命哉吏士數問王



處信連笑而曰、王實無反狀、臣又不知王處、縱知之、志士何言、况不知乎、今豆俎在前、身分魚肉、我何愛死、汝勿復問、臣首可得、臣舌不可奪、遂不復開口、聞者皆義之、清盛曰、壯士也、減死一等、處流、初有盜行劫於京、追捕者不能獲、信連追及於堀川、死二人、捕四人、由是命為兵衛尉、勇名聞于世、及高倉王即世、源將軍既誅平氏、而開幕府於鎌倉也、揖原景時薦之、賴朝食邑於能登、終身以其忠勇也、

記滕德大寺游嚴嶋事

滕德大寺實定辭納言稱疾不朝、舍人滕重兼夕焉、問曰、沐第之不安邪、抑無姣麗御於側也、公辭焉、重兼曰、然則臣知之大將之選、次當及公、而平宗盛超遷焉、公之怏怏不樂也、無乃是邪、曰、然、清盛身為相國、威奮內外、天子拱手聽之、群臣震怒、女為王后、男為列卿、重盛宗盛左右大將、其季知盛、若孫維盛、亦當班進、平氏之族於斯為盛、金印紫綬、蟬聯於朝、與馬冠蓋相望於街衢、田園第宅相屬於國、而吾諸滕無立錫地、半通之銅猶不可得、况大將乎、吾將掛冠



退耕於野、唯懼妻子窮餓、無所餬口、是以杜門快快、不樂也、因泣數行、下重鯁曰、無庸傷、臣策之熟矣、臣聞清盛爲人也、悅人媚己、若將加之、其膝是婦人之仁、易與耳、若從臣言、取大將易於俛拾地芥、實定曰、若何、重鯁曰、公盍姑游藝巖嶋、以祈所謂神女廟者、乎、初清盛守藝祈貴於神、夢神既已、雕戈一、旣寤、得之枕所、銀篋其柄狀如所夢、清盛葆器而藏焉、於是乎爵位日尊、政柄歸握、嚴斷無禁、百戰百勝、願指色使、莫之能忤、氣息所加、枯槁盡蘊、是神之假之威靈矣、清盛爲置奉祠者數人、享祀唯謹、歲時匪解、又置內侍伎樂二八、日夜鼓舞娛神、神未厭平氏之德、雖平氏唯神是聽、臣故曰、宜往禱焉、祝史陳辭、必問何請、公告以情、勿有隱、歸又當從內侍尤者數人、抵京、內侍有言、令相國微聞之、相國沾沾自喜、聞之必德於公、是陽徼福於神、而陰餽相國也、臣故曰、取大將易於俛拾地芥、公曰、善、即齋戒往謁巖嶋祠、留祀七日、潔粢豐盛、嘉粟旨酒、禮儀具備、出入金石三奏、及其歸也、祖者皆及海而還、唯內侍數輩乘舟從焉、行



數里日昏內侍將辭滕公為不忍別摻其手而謠曰  
有美人兮乘桂舟汎容與兮放中流懽未極兮其留  
憂翩欲逝兮且夷猶曲一闋滕公戀戀不去內侍起  
舞且謠曰采芙蓉兮于中沚素波激兮濡羅綺杳渺  
渺兮思公子胡能忍兮別千里又送一日程如之累  
日遂誘致京德大寺館飲燕極懽厚賜金帛歸內侍  
相謂曰妾等隸平氏今既履京地豈宜不見我相公  
乎遂往謁西八條第相國出見曰姬等何故至此內  
侍告以滕公車相國笑曰京畿之地百辟神祇比比  
靈應何禱不祚迺實定不於此而於彼也是能敬老  
夫所崇亦猶敬老夫爾老夫雖耄矣豈坐視人敬已  
而不思所以報之哉迺使其子內府重盛表辭左大  
將而奏故滕納言代之班在於宗盛之上實舍人滕  
重兼之為也青史氏曰重兼可謂善為主策矣以平  
相國之黠猶在其術中不悟况它人手志有之曰神  
不歆非類實定之請神也非顛也夫詩云凱悌君子  
求福不回實定之求福也回邪也夫可謂辱滕宗矣

記夢



享保四年己亥、朝鮮使來、先師屏山先生及斯立、往會青泉學士張書記等於大坂本願寺、詩卷滿囊而歸、余時年十七、不得從之、志氣勃勃、常以為恨、寬延元年戊辰、朝鮮使又來、余從駕自東都、還在途中、聞三使入京師、亦復參差、不得相會、今茲寶曆十三年癸未、聘使又至、期在季秋、屬館事繁劇、留余管轄學政、不在扈從隊中、則益信天不假余良緣矣、一夕夢偶爾到鴻臚館、館外車馬鼎沸、聞諸侯文學在內、唱酬大是盛事、余欲一見異邦人物、而館吏誰何、不得輒入、在戶外徘徊久之、忽見讚州文學仲文輔出來、延余上堂、余欣然從之、及至、唯見學士戴烏帽、著紫袍、骨貌不甚奇、威儀言語亦不足觀、而林先生及從事書記亦不在座、唯見筆硯狼藉、旁有一二諸侯文學及社友、偶語耳、而屏帷几席、禮不甚設、皆曰、外國之人臣、我待宜如此、余所見不如所聞、意甚不樂、桑名侯文學松久微在側、勸余通刺呈詩、余不欲之、乃索紙筆、大書山陰夜雪四字、付座人而出、時春睡始醒、花影在牕、曙鼓鼕鼕也。



銘

佩刀銘

佩之衛身、瀆則不神

短劍銘

間不容光、寸有所長

又

以短入長、倏忽飛揚

潛在匣中、可當一龍

研匣銘

染毫成雲、可持贈君

又

其嘿如淵、玄之又玄、億萬斯年

圓硯蓋銘

動而圓、靜而玄、坤配乾、壽萬年

朱筆銘

毫毛孔、陽外君子堂

酒瓢銘



常滿所欲、屢空、非好、

亭上酒尊銘二首

人著勝地、勝地引人、能使人遠、能使人親、

建而又

滿腔、春風、樂在此中、

其

杖莫如、信、有、立卓爾、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藜杖銘

夜照萬卷、晝掛百錢、柳塘花塢、地行神仙、

鏤鉢銘

中有靈物、沕若九淵、有時一現、法雨彌天、

贊

伊尹贊

卓彼先覺、耕于有莘、聖之任者、足稱天民、

伯夷叔齊贊

首陽之下、北海之濱、聖之清者、古之賢人、

樊噲贊

鉄盾撞入、帳下風揚、屠狗之技、唐突楚王、嚼酒噉肉、



芬激劍鉞、鴻門英氣、為伍子房、

惺窩先生肖像贊

先生姓藤原定家十二世之裔名肅字欽夫後隱妹宵山

因稱北肉山人林信勝那波道圓堀正意石川凹皆出於其門有文集行于世

北肉嘉遯東邦、儒先質抱大器、泝分冷泉、蟬蛻異教、喬木是遷、韓使奇相、前修比肩、門風高峻、群英萃焉、進退無耻、孰如厥賢、

菩提達磨贊

天下凶羊、此子逐鹿、不見多岐、斷竹續竹、

背面達摩贊

玉人背面、無限春愁、萬呼千喚、不肯回頭、

題布袋禪師指月圖

布袋圓滿、大腹圓滿、兜率天宮、明月圓滿、

大黑贊

天地括囊、無不吉祥、

壽老人雙手據案、兩脚朝天、掉頭作戲、圖應綾

南遊部氏之需

參軍主簿、合而化仙、長髯短軀、皆出自然、鳧脰何續、雙鳥朝天、雀兮俛啄、尻高乎肩、瞻彼搖頭、匏瓠繫焉、



顛倒衣裳玉皇案前

壽老人愛龜圖

南極之壽、南極之精、所愛何物、南溟之靈、

畫龍贊

淵其嘿神其德

畫虎贊

一聲何處山谷風生、幽人未睡、松窓月明、

淡墨鷺為大醫令橘公題

與其絮飲且啄、涅不緇、玄尚白、不肯回題

畫蟬贊

雲中喬木、奚棲奚吟、唯吾與爾、空腹高心、

墨蘭為蘇公倫題

蘭猗猗、今幽谷、疇其塞、今比德、君子佩、今升堂、庶幾

揚今國香

寶藏院鎗法贊

譬之美蜩、一累五丸、實於不懼、發於無端、

禪秀派釵法贊

纔有吾我、枯朽為兵、轉身一路、月白風清、



酒厨贊

多買燕脂巧畫牡丹何如美醕染爾朱顏

酒器贊

挹瓊漿兮吮玉露携子手兮遊玄圃

使面贊應人需

清白為質揮揚仁風一開一闔奇在握中

墓誌銘

卯井君碑銘

卯井君諱能章字見朴一字淳民自稱復陽洞真人

本姓林田氏菊池肥後守從五位下諱武時寂阿公  
 十三世之裔也事具家牒曾祖諱能長祖諱能道考  
 諱能敦字知安彌容藤先生妣江氏君以元祿十五  
 年壬午夏四月十有三日生生十一歲言詩稍長讀  
 群書旁至天文算數律曆莫不通曉從固菴藤先生  
 竹堂熊先生慎菴藪先生游與墨君徽水斯立加仲  
 精岡士騏友善皆博強知名之士君日夜切劘上下  
 其論得失相質故特濯濯也君業醫然惡世方技家  
 專重釋奮然獨以仁術自任趨病家尊卑一視不為



低昂人聞其履聲即有起色所全活不可勝數延享  
三年丙寅八月西海道巡檢副使夏目公至薩州疾  
隣國禮當使醫負往診問焉適之其人官使君代其  
職行往來踰月莫有敗事勞以白金寬延三年庚午  
今公即任公有疾召見問治應對得宜公亦尋愈賜  
歲時之拜於是乎君之醫名大噪遠近矣君至性敦  
厚不事華飾文如其人行如其言聞人之有善喜躍  
不任膏錄邦內孝名聞于官者先後若干人為傳名  
曰孝子記事以山鹿郡孫二郎為首孫二郎善車母

名顯海內京儒蘭齋傳之重其錫類也書成錄上公  
覽而嗟賞久之乃託之松山源公子及大醫令西岡  
橘公而賜之序於是乎君之文名藉藉乎縉紳之間  
矣寶曆五年乙亥春我公新興國學曰時習館館之  
左右置武學東曰東榭西曰西榭凡國之絃誦技藝  
之士皆造焉邦內靡然嚮風公曰文武之學備矣唯  
未有醫學其如我赤子大札何六年丙子冬叙再春  
館於角井十二月二十有七日有司擢君為醫學教  
授先是君既表明故得拜命於家自是廩人給粟轎



夫從之于館，優老者也。君則日夕究思，議定科條，以誘進諸生，嚴和並至。館中肅然，從誨蓋三年。入館者三百有餘人，軒岐家之言大明於國，而民皆免於為庸手及腸胃矣。於戲！我公之仁斯民也，既已乳哺之，又從而噢咻之，則使斯民之熙熙若陽春，同躋壽域者，君蓋與有力焉。豈不謂功等良相矣哉！後四年，以老且病，辭職不允。先後凡四辭，乃免。尚賜優給若干。老于家，君自來明後，益精於音，好吹鐵笛，彈琵琶，別構一室，顏曰天際窟。廣狹裁容，擅槽一而靜夜獨坐。其中弄撥一再行，四絃冷然，與天籟相應。竹月娟娟，窺人其風韻高邁如此。君晚得膈噎之病，不食三數月，惟酒是恃。余時自東都歸，聞其若是也，則不解裝載酒，往問焉。君則欣然起坐，對酌言笑如平常。徐謂余曰：來去有數，不久酒且絕。我將為餐霞之人邪？其不以生死介意如此。後數日，聞君疾革也。至則既反，真矣。實寶曆十年庚辰冬十一月十有三日，日南至，稱三日也。卜某日葬於萬日山先塋之側。復陽洞之稱，君蓋宿知之矣。年五十有九，著復陽洞集三卷，藏



于家娶坂田氏生丈夫子五女二人男長杵次松次  
桂次桃次棣皆有才學門人受業於家塾者六十餘  
人與長子大年昏謀磨負石乞銘於儀既成請盈上  
人而書之皆君之石友也銘曰其來也偶然其去也  
偶然噫若此人兮舍我而仙邪

萱野君碑銘

萱野翁諱倅章字可貞一字市平別號考澗考諱昌  
的妣石川氏延寶三年乙卯秋九月十有八日君生  
於肥熊本府為人質直好讀書屬文屢客京師東武  
間故游道甚廣凡海內知名儒雅若徂徠先生蛟巖  
翁之徒皆莫有不為之通刺修交焉其在藩與冢退  
野藪慎菴相視而善皆國之望也君練習北條氏兵  
法最善射劍技鎗法亦不落第二人服其多藝元祿  
十年召為藩親兵中士寶永七年始命為上士賜采  
邑邑入百五十石凡四轉為更番騎馬使享保十年  
加賜職俸百五十石初公女為久我右府源公夫人  
公使某勝之後又使君往代焉居十年元文元年又  
轉為大阪守邸增賜職俸二百石寬延元年丙辰進



班五十名火器隊長君在邸邸事治辦筆翰如流然未嘗以劇職廢學也常與人譚藝相娛其游及蓋綽綽然有餘地人咸服其精敏凡西諸侯之臣守大阪邸者每有會議皆推君宿老長者而必有所咨諏焉寶曆六年以老致仕乃使其子來童襲為大阪守邸食祿如父報父功也君歷仕妙應公靈雲公隆德公又今公凡四世奉職匪解六十有一年一日也年踰八十猶能御悍馬旋風掣電不異少壯時人無不曰矍鑠哉翁也則足以察其所養焉君娶金子氏生男

三人女二人君誨子以四曰忠孝正直是其家庭雅言也則來章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以比之羹牆云可謂約且盡矣寶曆五年乙亥春我公新建國學士大夫靡嚮風於是君置菁莪館於大阪邸延儒生講經其中而使邸中子弟日詣聽受有所矜式焉是豈賤有司所能知哉十一年辛巳春三月初四日疾卒于大阪邸年八十有七遂葬於大阪大雲寺中其易簀也尚手不廢卷苟非有道君子孰能在潰臃決疖間自如不變其常者乎哉平生所著述多散逸篋中



裁存文二十餘篇、詩三百餘首、君豈謂是土苴不足傳也邪、噫、儀自幼辱知於君、則孝子來章泣狀其行、千里馳書、問銘於余、余時在東都郵、聞訃一哭、而後得銘、銘曰、翁之未休也、既武且文、翁之既休也、突如厥墳、其中美而孔固、子孫繩繩、兮如雲、

西岡翁碑銘

西岡翁諱榮長、稱善九郎、其先豐、小倉人、寬永九年壬申、妙解公自豐移封于肥、而翁之曾祖市左衛門者、從徙焉、遂為肥熊本人、後有故辭、祿以處士、老祖諱榮之、稱善七、考諱榮親、稱善右衛門、妣橋瓜氏、祖及考皆逐、什一為生、稍稍饒材、至翁復出仕、名編士籍、然翁性沈嘿、不好紛華、謝絕雜賓、以焚誦為事、謹

樸恂恂、若深山幽谷人、室中無它長物、石爐茶鼎蕭然也、娶吉井氏、生一男七女、男名文字、伯經、受業於予門、蚤入國學、卓有俊聲、六女皆有適、翁晚節益厭市井喧、不欲財、顯乃頌橐、市書益授、伯經使讀之、故伯經之業有成、彬彬也、於是翁生日落、然翁不以為意、人咸稱其善、貽厥孫謀矣、翁生元祿十一年戊寅



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初七日、卒、年六十有五、卜某日葬於城西里許中尾山常住院中、院主題其墓曰止靜攝心居士、法謚也、其孤伯經見予而泣曰、嗚呼、文也不肖、安能不朽、吾翁唯先生能不朽、吾翁乎、則逝者存者皆不朽矣、唯先生圖之、予遂為之、銘曰、賢哉翁也、訓子惜陰、遺家以經、侈於籛金、市井其跡、志則雲林、囂而不囂、古之陸沈、于焚于誦、止靜攝心、休焉斯室、孔固且深、

寺君昌育碑銘

嗚呼、望其石、宰如也、吾友寺君息焉、君諱顯玄、字昌育、與昴森岡人、父祖皆以醫名世、宦南部侯、君幼誦論語、孟子、稍長、知讀史、箕裘非其好也、南部侯見而奇之、遂舉進士、行束脩于東武、整宇林先生、先生曰、可教、館諸昌平學社、君為人和易、不敢與人爭、潛心簡籍、唯業是修、終夕不敢交睫、天祁寒、不敢就火、曰、火令人惰、其立志率如此、先生稱善、弗已、嘗其友仲文輔疾、君在側、口誦柳子山水諸記、語音清徹、冷然若風、文輔狂呼曰、我其青石白雲之人邪、即日飲食



復故衆服其強識居六年羽毛益美一日寒疾死先生慟之諸生皆環而泣之曰寺君夭於學既歛徐視其篋遺文如面是為死而不朽君生于寶永丁亥五月二十五日卒于享保戊申正月二十三日年二十二以某月某日客葬于武城南里許蔓惠精舍肥人儀於君相知也儀歸肥別君三年再來即就木矣君兄玄仲因文輔來以請銘儀與文輔相嚮而哭曰彼蒼者天乃喪斯人皆失聲然後得銘銘曰於子反真宅以我為客

井君冲嘿墓誌銘

君之六世祖蓋曰柴尾將監世仕菊池氏菊池氏滅其子孫竟流落民間云君井上氏諱有基字冲嘿號雪溪先生祖諱淨圓祖妣某氏考諱理安妣某氏生君及女某于肥州整田村而卒再娶長溝氏二世皆微君自幼穎悟好學常自曰丈夫不學則已學則獲天下名儒君子者為之附尾不游則已游則與海內賢豪士而為之左提右挈焉能區區雌伏草莽與時師村夫子之下上其駟以聳吾技為哉則有長風千



里之志焉。州文學藍田熊先生奇其言，迺挾往東都，為通謁於其所，師事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整。字先生，先生者，蓋世泰嶽也。從之游者，亦皆龍躍鳳翔焉。君喜曰：我得吾願矣。於是日夜孜孜讀書不厭。正德五年乙未，我靈雲公聞其貧肄業社中，躬比舍人，都養也。憫然賜之白銀若干，為資令無衣食之虞。將以固其志，獎成之。君愈益憤悱，卓爾日上。屢以林先生命說經於大成殿東廂，聽者稱善。享保四年己亥，朝鮮使者來聘修盟，國子先生褒然率弟子特異者詣賓館相見。而君與焉。廼學士申維翰及張姜成諸書記，以詩結驩，旗鼓相當。大張吾軍。當時縉紳先生莫或是先。既而朝鮮使者反國，林先生奉教屬稿。國書及閣老復禮曹參判書，既成，擇門人善楷隸者，令書之。而君又與焉。命賜白銀，人以為榮。五年七月，遂召為本府記室。既稟二十石，是時靈雲公方鄉文學，簪筆之士比肩於朝。而唯君與熊先生尤見寵遇。而至狀若儀也者，亦獲從二公之後進退也。及儀行，脩林先生也。亦熊



先生挽之、井上君推之、故能相知於心矣、十六年九月、君以經明行修、為國世子侍讀、同辛淳美授經、左右頗有補益云、十七年六月、靈雲公棄群臣於龍口邸矣、世子嗣立、是為今公、方其縗經儼然見星行也、君倉皇拔舍從之、越十八年二月、賜君食祿比百石、元文四年己未三月十有四日、疾卒于家、距生負享某年月日、五十有六年矣、君性湛靖、精理其讀書、必正襟坐對几案上、微覺有塵、輒拂去之、其攝朋友也、溫語孫辭、不立岸異、其進講於公前也、毋甚高論、卑令可行、諄諄然善於指導、故君之歿也、朝之士大夫皆泣曰、君而逝矣、其奈無人於繆公之側、何余始與君同社、共筆研、余時乘醉吹篴、君則按絃為宮聲、和之、益忻然相樂也、其豈第率如此、君妻長溝氏無子、字門人名、辨為嗣、僕聞君之病革也、倒屣而往、則哭聲聞於外、問之其人、則君既已瞑矣、乃揖熊先生入、相鄉而哭、遂以某月日葬于城東可半里、曰上河原者、以僕之同社、請其雅也、請為之銘、銘曰、山蒼蒼兮、水漣漪、埋玉於斯、孔固厥宜、



守田君墓誌銘

守田君諱之成字伯忠號松溪東肥岡津人性好學以善書仕字士侯諸體通媚墨色靄然侯深愛之君為人謹厚士大夫推之實後進弁髦也君生某年月日以疾卒于東都啼猿里第年三十五噫明珠在握中道而碎蓋侯憫然惜之其友子駿黃中以鬼事來屬予予少時與君被髮而遊也而今千古矣哭而銘之銘曰嗟伯忠采真而游兮息肩造化渺茫之鳥今從其所駕是耶

祭文

祭習軒先生文

維寶曆四年歲次甲戌春二月朔干支不肖甥倅聞訃之明日設位焚香謹以清酌之奠西鄉再拜致祭於亡舅習軒先生之靈嗚呼哀哉悠悠天地滔滔逝川先生不止聞訃罔然逆旅萬里執紼無緣感念昔別宛若目前先生秉義老而益堅矩行規步前脩比肩在官清廉同列稱賢既退于野止足不愆治身以儉數頃薄田摘蔬釀秫克奉厥先閨門之肅朝典存



焉誘進子姪可繼可傳精良筆硯浸尋書編種樹移  
石經濟林泉瀚茗會友聊樂餘年豈圖義輪倏忽虞  
淵賢弟令妹舍館蚤捐今也九原想當周旋不為芝  
草必化芳荃先生則爾神理綿綿後人何則孰加駑  
鞭視我猶子教育獲全猶父未能我涕漣漣何其不  
淑荼毒蒼天旨酒嘉粟言陳几筵有知亡知誓賴告  
虔嗚呼哀哉尚饗甲辰春二月既下支不貞鵬鵬聞

祭亡兄花來浦公文

維寶曆十一年歲次辛巳夏四月不肖弟儀聞訃之

翌二十有五、日、謹於逆旅設几筵、陳香火、用清酌菓  
餌之奠、泣血誓賴、敢昭祭于亡大哥、佐賀關尹花來  
浦公之靈、嗚呼、倏風喪恃怙、唯賴我兄、今也逝矣、倏  
何聊生、公之在世、至孝至誠、奉職匪懈、廉而且清、力  
疾從事、靡有不成、友于相愛、篤於同盟、唯室惟遠、濶  
手送迎、匏繫各地、心若懸旌、况倏今、携兒萬里、東征  
公未見兒、唯聞遜名來夏、將謁期在歸程、天何荼毒、  
不察忠貞、公棄我去、奄忽殤彭、第書星至、開緘惕驚、  
鵲鴝急難、鴻雁悲鳴、嗚呼、余不執紼焉、能掃塋、倏與



兒遜痛哭失聲關山邈矣有鬱佳城西望落日涕淚  
河傾公也雖逝既爽且精茲供薄物虔告衷情嗚呼  
哀哉神其彷彿來享

題跋

天冠帖跋

趙氏天冠山墨本北圃生所藏筆法秀拔坊間罕見  
余借觀數日皮覺長一格未肯輒出示人一日青山  
九臯氏徑就余案上攫去疾雷不及掩耳余益茫然  
久之後數日九臯氏雙鈎翻刺副原本見還視之與

真無二宛如兩倩女不可復辨可謂精鑄妙搨矣是  
日暑甚余坐北窓下展玩詩亦真率讀之如履其境  
使人飄然欲羽化卷初龍口巖曰人間苦炎熱仙山  
已秋風亦何其句意之偶合也豈不奇乎寶曆十年  
庚辰夏六月二十有八日肥藩秋儀書於東都龍口  
邸舍之中

鳳城帖跋

右唐人七言絕句一首後有李氏小跋余視之筆墨  
溫藉妙不可言蓋趙松雪真蹟無疑也僧義璨得諸



販故帛者，篋中滕生摹之，與真無二。予為鑒定，且賞其優。孟衣冠有若言貌，惟肖云。

徐髯仙篆書跋

余篋箱中有徐髯仙小篆一帖，蓋此老以意擬秦碑者。視之斯相，其方圓廓落，雖未能酷肖，然結構適勁。時有鍊筋玉箸遺意，則可謂具體而微矣。余又藏李西涯王雅宜篆帖，第王頗怪奇，李乏老蒼要之，皆非本色。豈如髯之茂美絕倫哉？弇州云：子仁未免墨猪之誚者，蓋論其行艸耳，非論篆也。而端重有骨，則於篆書亦復爾。子仁書行世最少，因令門人滕實厚、雙鈞翻刻。公諸世，同好者，壬申春刻成，神采宛然，更自青冰，是不可不書也。

魏鍾繇書跋

鍾元常入抱犢山，學書三年，後果得韋誕法，於不言之表，亦唯卧畫被穿之所致，豈非慕好，凝焉而道成者耶？若夫發掘之說，則其為誣也明矣。梁武帝評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鳥戲海，良不誣也。今觀淳化閣帖所存，僅僅晨星耳，不知經幾刺手，而精神煥發，千載



如生種種變化莫不畢備孰謂非至妙哉滕南雅重  
鐫公諸世同好者人能學之筆道之妙盡於斯

香林虎山帖跋

右文衡山先生真蹟余友溝口子帳中物未肯輕出  
示人門人滕實厚屢請而得取一寓目并雙鈎焉先  
生書筆法秀潤氣韻高朗宛如會稽王朝堂軒軒霞  
舉之狀是以片紙隻字為世所重海之內外咸慕而  
學之戶摹家臨刻本如林唯坊間所行真贋相亂何  
物豐坊有醜面目徃徃誤人其害非小是不可窮詰

也識者患焉今滕生所為窮日之力精思以成故若  
是濯濯也辛未春滕生割愛以贈余行余乃携來東  
都遂命上梓令世襲燕石者以有所識別云今茲壬  
申余將西歸囊無一物唯此一帖足誇鄉人余且問  
滕生不知余裝孰與齋李廷珪墨者哉中不贊矣則

茗理正傳跋

嘗茶清事引人幽地漸入佳境尚雅之士或取焉豐  
臣氏時千利休精茗理一把茅茨庭內丘壑葛巾野  
服以為其政蓬蒿市朝海鷗王侯居止肅樸不省外



事怡有風塵表之想世因稱為茶宗獨恨今之為斯  
 技者務出新奇賞鑒是競好事日熾刊休之風荒矣  
 藩茶博士長順著此編詳辨嫡派以矯流俗其弊庶  
 有瘳乎長順之統出自宗圓宗圓快壻千家妙契婦  
 翁意故其傳真且正云事在田夷長叙中不贅長順  
 微言於余余不解茶事蓋嘗聞諸寧野氏曰賞茶一  
 客得清二客得趣三客得味過此名為施茶言弗韻  
 也是言可書卷後

書家口訣跋

雪山先生書主文衡山加以瑞圖卓為一家之法當  
 世書家皆出於其爐錘之中可謂東海無雙矣此帖  
 最是其得意之書摹刻精妙藤實厚之所為也皆古  
 能書家之存神亦足觀其所原焉

水明樓引

樓扁曰水明又名萬卷藏一言景而一言志景取諸  
 老杜而志取諸邢子才也樓三面無所見唯一面暢  
 俯臨則長江縈紆萬竿矗矗挺立乎其上也樓成之



日主人與客修林下盟而落之得十詠標諸楮間一  
 曰梅石二曰鶯啼三曰菜花畦四曰竹涼五曰流螢  
 六曰明月灣七曰蕉雨八曰小艇觀魚九曰浴鳧飛  
 鷺十曰雪晨四時之賞止於是不必貪多凡自今盟  
 之後每值良辰必與客會於斯讀書於斯賦詩於斯  
 又從而飲酒於斯不須復談人事苟有逾此盟非吾  
 之徒也宜坐之樓下罰以大白加之俾出童叟客曰  
 謹聽命矣敢問讀書曰不求甚解陶淵明吾師也問  
 詩曰視不佳猶佳吾於詩似孟施舍哉問酒曰薄薄  
 不辭空空不拒柳下惠其若人之徒也邪客曰善然  
 主人直腹便便耳此中空洞無物藏書不過數篋自  
 稱萬卷主人客笑我談也

說

雜說

獸莫猛於虎虎下山百獸皆竄伏不敢微露其形迹  
 有妖狐操弓矢人立當蹊間虎望見以為熊渠子且  
 射已也即挺而走林薄狐不禁喜大罵曰未之於  
 菟也雖猛焉熊敵我哉虎聞識其聲反走而齧其腴



狐之肉盡為虎之舖唯丘首存焉故倣入威者暫則可久則敗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八其末入之於山孫容曰善於  
主人直鄭鄭外耳此中空無物雖書不與地接自  
之精而欲漫於斯不流其法入焉可有新地  
謝萬卷主人容其非精也  
之精而欲漫於斯不流其法入焉可有新地  
謝萬卷主人容其非精也  
主人直鄭鄭外耳此中空無物雖書不與地接自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八



